

1952-2012
中国新闻社
六十年佳作

中国新闻社 编

II 通讯篇
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中国新闻社六十年佳作

——1952-2012——
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目录

02 通讯篇

- 001 周璇近况 / 周建之
- 003 “契约华工”回到了祖国 / 王瑾希
- 007 随陈嘉庚先生灵柩专车南下记 / 唐树备 何耕新
- 009 “夫妻船”上的婚礼 / 林群英
- 010 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 / 宋秉钧
- 012 深情的嘱咐 / 郭健
- 014 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厅里 / 中新社记者
- 016 河口见闻 / 方树勋 郭招金 杨健能
- 018 迟来的春信——北行琐记 / 王德海
- 020 “中日友好之船”访日散记 / 张帆
- 023 踏访柬埔寨难民营 / 胡本英
- 025 宋庆龄与孙中山纪念馆 / 方远生
- 028 新岁访巴金 / 谷苇
- 031 “和台湾听友谈心” / 曾宪成
- 033 杨志焕先生的悲剧 / 王毅人

- 035 266号客机失事现场记 / 夏中亮 李延柱
- 038 大陆“探险”杂记 / 葛学林
- 041 访驾机归来的李大维 / 周景洛 蔡纪曾 廖福钧
- 044 陈香梅来到廖公家 / 郭招金
- 046 爱新觉罗·傅杰谈中国烹饪 / 刘雨生
- 048 何艾龄寻根 / 陈彬
- 050 访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/ 蔺安稳
- 052 访九十初度的艺术大师刘海粟 / 朱峰
- 054 当是花中第一流 / 郭健
- 056 李宁笑答外国记者 / 谢一宁
- 058 黄宗英近况 / 刘北宪
- 060 联合声明草签之日的香港 / 王世敏
- 062 王赣骏游故宫 / 陈立宇 刘华瑞
- 064 胡风逝世前后 / 刘北宪
- 068 北京“四十里圈”开放前后 / 魏玲
- 069 来自“寡妇村”的温煦信息 / 赵胜玉 田葆林
- 071 聂绀弩的人生境界 / 王佳斌
- 073 核弹元勋的“三子” / 李春 王进昌
- 075 丁玲千古情 / 林华
- 077 访台湾前“国大代表”张春男 / 田葆林
- 079 马晓春险胜小林觉纪实 / 章新新

- 081 英女王喜看秦兵马俑 / 刘荣庆
- 082 征服虎跳峡的勇士 / 肖龙联
- 084 北京的“卡拉奥凯” / 孙永良
- 085 薛平西主教的早晨 / 陈佐洱
- 086 永记平生共穴盟——溥杰与爱妻诀别纪事 / 郭招金
- 088 周光召的使命感 / 秦朗
- 090 漠河灾后见闻 / 彭伟祥
- 092 在火灾的废墟上重建家园 / 景笑林
- 093 告别沈从文 / 王佳斌
- 095 2510号客机被劫记 / 孔妙然
- 097 邓林画室访邓林 / 王珊红
- 099 瞻仰胡耀邦卧室 / 耿军
- 101 夏末上海街头掠影 / 陈大维
- 102 曹禺病中吟 / 闫晓红
- 104 人大会堂的红椅子 / 王晓晖
- 109 友谊关恢复昔日风光 / 余显伦
- 110 中国喜刮“邓旋风”——访陈香梅女士 / 章敦华
- 112 秦牧的最后时刻 / 胡耀华
- 114 陈忠实和《白鹿原》 / 张珂
- 116 王蒙其人 / 刘洪涛
- 118 千日迎回归 / 张明新 周景洛 甘哲斌

- 120 “老三届”怀旧风弥漫京城 / 田惠明
- 122 穴居十三年 往事重回首 / 王永志
- 124 冰心的心事 / 耿军
- 126 一定要做到人心回归——萧乾病中谈“回归” / 王辛
- 128 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纪实 / 游夏茵
- 131 党代会破惯例 英雄模范成主角 / 彭伟祥 王晓晖
- 133 给海南咖啡加点“糖” / 莫成雄 徐德金
- 135 灾区欢迎三种人 / 章敦华 顾立军 陈建
- 137 别样萧秧 / 肖龙联 刘小青
- 139 何厚铨：“游子思归情真切” / 邓卓明
- 141 北京：愤怒之夜 / 张雷
- 144 反华痼疾 台湾情结——为考克斯画像 / 苏祥新
- 146 相聚在空袭下的苏博蒂察城 / 张明新 顾立军 赖海隆
- 149 江泽民作客农家 / 谭宏伟
- 150 石广生开怀大笑签协议 / 余东晖
- 152 葡国旗在澳门降下 / 朱大强 贾全欣 王晓晖
- 153 新千年第一缕曙光出海记 / 朱小央
- 154 米卢的机智 / 王祖敏
- 156 江泽民五分钟答台湾问题 / 谭宏伟
- 157 朱镕基老了吗 / 王晓晖
- 158 再见，克林顿 / 徐德金

- 160 人大代表笑谈“橡皮图章” / 朱沿华 王晓晖
- 162 西藏五十年 有变有不变 / 毕永光
- 164 苏迪曼杯：让人困惑让人忧 / 夏宇华
- 166 一位台湾建筑师眼里的北京 / 孙兆震
- 168 访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 / 黄少华
- 170 板凳上的民主 / 张朔
- 171 早春二月，到武汉来探梅 / 柳俊武
- 172 朱镕基：“你的牛皮也太大了吧！” / 李鹏
- 173 安阳殷墟申遗“只争朝夕” / 叶小刚
- 175 摩纳哥：为共同的未来投票 / 吴卫中 崔煜芳
- 176 阿罗约印象记 / 章新新
- 178 中国人启程登太空 / 孙自法
- 180 生死八十五小时 / 刘小青 范卉 邹辉
- 182 台湾写真：悲情九份 / 张明新
- 184 沧海一笑烟水两忘 / 晓萍 尹丹丹
- 186 目击攀牙惨重灾情 / 罗钦文
- 189 “耳环是她的，那是我妈妈”——向导阿顺的故事 / 房奕强 尹丹丹
- 192 班达亚齐深陷泥潭 / 章新新
- 195 雨后寻茶“猫空” / 邢利宇 陈立宇
- 197 时隔六十年的历史性握手 / 刘舒凌
- 198 “我会用华语和爷爷聊天了” / 余显伦 关向东

- 200 天真未凿两小丫 / 夏宇华
- 201 在歌声舞影中与泰戈尔相遇 / 尹丹丹 房奕强
- 203 六方会谈：瘦尽灯花又一宵 / 李静
- 205 目击巴黎骚乱中被焚华商仓库 / 钟诚
- 207 牛盾：农业实际情况使中国不能再做减让 / 尹丹丹 张红 赵建华
- 209 美斯乐：泰国的“云南村” / 罗钦文
- 211 安南在掌声中谢幕 / 刘小青 谭宏伟
- 212 马季走后谁堪相声顶梁 / 应妮
- 213 苏健大使：“以人为本，外交为民” / 叶小刚 邓卓明
- 215 吴敬琏给记者“挑刺” / 魏晞
- 216 温总理与日本大学生的“棒球一刻” / 孙宇挺 王健 滕剑峰
- 218 探访“黑砖窑”事件发地曹生村 / 梁波 张恩 刘惠来
- 219 邓榕：“父亲一定会为香港骄傲！” / 王永志 张量
- 224 情满香江——胡锦涛四十八小时香港行 / 齐彬
- 226 胡锦涛与澳大利亚农场主的家庭聚会 / 赖海隆
- 228 马英九陪妈妈买年货 / 耿军 徐长安
- 230 普京：总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/ 田冰
- 231 “妈妈”声穿透废墟 / 孙宇挺
- 233 走进震区都江堰 / 刘北宪
- 235 那一夜，我们没有采访 / 李安江 郭晋嘉 杜远
- 237 风中的哭泣 / 于晶波

- 239 大地震中的倾城之恋 / 闫晓虹
- 241 废墟前的记者会 / 齐彬 孙宇挺
- 243 我的北川，我的亲人！ / 王林 梁金玉
- 246 封城之后走访北川 / 郭招金 章新新 邹辉
- 248 李海峰麦熟杏黄时节访农家 / 冽玮 张珂
- 250 两会复谈第一瞬 / 黄少华
- 252 北川县城：空寂得让人窒息 / 夏春平
- 255 北京，你早！ / 德永健 杜燕
- 257 系上了红领带 / 齐彬
- 259 战火中的“奥运之吻” / 张量
- 261 “梦”中折桂 / 张量 王欢
- 263 读《孙子兵法》的剑客 / 王欢
- 265 “中国海德公园”见闻 / 许晓青
- 267 “鸟巢”里的“大丑脸” / 高凯
- 268 颠覆了“戏剧理论” / 赖海隆
- 270 阳光下的意外 / 沈晨
- 272 钱永健：幸运是我获得诺贝尔奖最大原因 / 刘丹
- 274 老布什：三十年前我预见中国将崛起 / 李静 张炜
- 276 移动国土——在护航舰上过年 / 孙自法
- 278 北大送别季羨林 / 周兆军
- 280 硝烟渐散去 归国意迟迟 / 徐向良

- 282 金戈铁马 盛世军威 / 周兆军
- 284 一场空中记者招待会 / 张朔
- 286 争分夺秒的鹤岗矿难救援 / 吴兆飞
- 287 “冰上情侣”梦圆温哥华 / 夏宇华 赖海隆
- 289 习近平谈两个“生态保护” / 张朔
- 290 目击泰国红衫军“血洒总理府” / 顾时宏
- 291 波兰总统专机俄罗斯坠毁现场直击 / 田冰 左琳
- 293 玉树震后宁静的第五夜 / 吕振亚 孙自法 符永康 刘忠俊
- 294 不夜上海问候世博 / 中新社记者
- 296 高温天“烤”问世博园 / 李佳佳
- 298 习近平“雨中三访” / 朱大强 余湛奕
- 300 默克尔与秦兵马俑“亲密”接触 / 冽玮
- 302 日本残留遗孤的中国根 / 孙冉
- 306 12岁，年龄最小的志愿者 / 殷春永
- 308 马尼拉手记：震撼、愤怒、无奈 / 周志彬
- 310 10月31日24时，“世博时间”定格 / 郑莹莹
- 312 骆家辉回乡祭祖 / 郭军 廖丽丽 陈浩光
- 314 浪漫珠江夜 起航水中央 / 沈嘉
- 316 高尔夫赛场上的阿富汗人 / 李洋
- 318 枪坛“不老传奇”张山 / 宋方灿
- 319 吴青追忆“雷洁琼姑姑” / 路梅 耿军

- 321 滞留埃及中国公民“回家” / 张冬冬
- 323 香港那杯茶 / 于晶波
- 325 仙台“表情”：看不清未来，也要微笑 / 朱沿华 余瑞冬 王楠
- 327 落英缤纷下的淡定 / 中新社记者
- 329 映秀小镇的喧嚣与宁静 / 阮煜琳
- 331 “摇摆”的黄河 / 李志全
- 334 一个中国纸儿子家庭的美国故事 / 刘丹
- 336 娜非莎家的三本挂历 / 孔任远
- 338 直击河南“瘦肉精”案庭审 / 李贵刚
- 340 李克强：“官大了架子没大” / 贾思玉
- 342 纽约“九·一一”十年祭 / 孙宇挺
- 344 胡氏故居守楼人 / 陈孟统
- 346 “南沙美济礁是我们的家” / 杨旭 王子谦
- 348 甘南深山的“扫盲”僧人 / 张道正
- 350 侨村“非官方”草根杂志全球“发行” / 李鹏
- 352 京族“百岁鸳鸯”五世同堂 / 夏春平
- 355 一夜争吵 气候谈判“雨过天晴” / 周锐 俞岚
- 357 在华朝鲜人的表情 / 肖欣
- 359 台湾选举目击记 / 董会峰 陈悦
- 361 又到春运高峰时 / 张明新 蒋雪林
- 363 温州“失踪”老板：一个人的除夕夜 / 赵小燕 汪恩民

- 365 四川平武羌乡：火塘前话重建 / 刘小青 邹辉
- 367 南极：没有夜晚的除夕夜 / 阮煜琳
- 369 习近平现场观看NBA / 吴庆才
- 371 万人对峙莫斯科 / 贾靖峰
- 372 贵州麻山深处的当代“驿卒” / 王超 李桐
- 374 温家宝：“这是我两会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” / 欧阳开宇
- 376 圣城拉萨“浮世绘” / 白少波 陈香玉
- 378 梁振英首倡：“只有一个香港营” / 陈建
- 380 省下鸡蛋给弟弟吃 / 刘柱
- 382 胡耀邦墓前清明祭 / 刘占昆 王剑 周宇斌

周璇近况

中新社记者 周建之

中国著名“歌星”周璇20年前主演影片《马路天使》，最近在国内各大城市重映，引起观众极大兴趣。为了满足国内外影迷的关切，记者特地进行了一次访问。

在上海市郊别墅林立的风景区里，有一座设备优良的医院，周璇正住在这里养病。在她房间的一角，放着雅致的盆景，案上的康乃馨和黄苍兰吐着幽香。

周璇很喜欢花卉，有一次，她的好友黄宗英给她送去一束玫瑰花，她把它养在瓶里，直到枯萎还舍不得丢掉。之后，黄宗英给她送去了盆景，她每天浇水，保持着盆景的经常鲜丽。

周璇患病已经有好几年了，先后在北京、上海住过好几处医院。她刚进医院时，经常神魂颠倒，卧床不起，也不说话。目前，她的病况已经好转，能够清楚地回答别人的问话了。记者告诉她，观众对她的关怀，她高兴她表示：“向大家谢谢。”据周璇的主治医师说，她的病由于多次遭受精神创伤而成，是一种难以治疗的精神分裂症。她说，他们正在用一种新的特效药为她治疗，现在看来，运用这种特效药，已经有些见效了。

周璇怎样会得这样的精神病呢？据接近周璇的人说，周璇从小失去父母，跟着养母长大，幼年时代的贫苦生活，给她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讲求朴素，为人真诚，她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追求着真正的爱情。但是旧社会所给予她的，并不是温暖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创伤。当她1949年和1950年在香港遭到严重的欺骗和精神上的创伤之后，她竟悲愤过度而神经失常了。

周璇1950年回上海不久，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子，这是她当时唯一的亲人。但是过重的精神创伤，使她丧失了常情的时候，就想丢弃这个孩子。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快7岁了，正由她电影界的朋友赵丹和黄宗英收养着。前几天，记者在赵丹家里看到他时，他很懂事地说，现在进幼儿园，不久就要进小学了。

周璇喜欢不喜欢这个孩子呢？严重的精神创伤，使她矛盾。有一次黄宗英拿了孩子最近的相片给她看，起初她说：“我不喜欢这孩子，你喜欢他，就送给你吧！”

后来黄宗英问她要不要这些相片，她回答“留下吧”。当黄宗英要替她把相片收藏起来时，她还说：“不要收，我还要看哩！”

黄宗英是常常去看周璇的，并经常迎合她的喜好，为她送去吃的和玩的东西。近来她喜欢素食，黄宗英就烹制了她爱吃的素菜给她送去。周璇对黄宗英也很亲切，每次见面时，都小妹妹似地握住黄宗英的手叫“宗英姐姐”，有时黄宗英和她谈到演戏或唱歌时，她总是说“老人，不行了”。最后的一次，黄宗英对她说：“年岁比你大的白杨姐姐、绣文姐姐，都在演戏，白杨姐姐还当选了观众最喜爱的演员哩。”她听了很高兴。接着黄宗英又对她说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就合演“两姊妹”吧。她高兴得笑起来了，并且应声答“好”，但稍停，她又说“不敢当”。

黄宗英对记者说，旧社会给周璇的影响就是“年岁大了不能再演戏”。现在若能引起她这方面的兴趣，病就要好得快了。

周璇的主治医师问她，要不要看自己演的电影，她说想看《和平鸽》，她还记得她是《和平鸽》里的女护士。但却不知道没有演完就因病进了医院。

周璇病后，深受上海各方面照顾。上海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。她所需要的医药费和生活费，都由国家供给，并有专人每隔十天八天就给她送去她喜欢的食物和用品。记者前几天在上海电影制片厂，又看到他们为周璇购买衣料、袜子、牙膏、香皂和油焖笋的罐头食品，还有两斤胡桃牛轧糖和脆松糖。为周璇买这些东西的尤春帆（周璇称他尤老伯伯）对记者说：这两种糖是醒脑补血的，给周璇吃了对身体有好处。

（中新社上海1957年3月24日电）

“契约华工”回到了祖国

中新社记者 王瑾希

从去年年底以来，先后有近百名的“契约华工”，落叶归根，回到了祖国的土地。他们和成千上万的华侨一起，被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诬蔑为“吸血虫”，赶了回来。

“契约华工”，指的是那些被美国、荷兰等殖民主义者拐卖到世界各国的中国劳动者，通常都叫“猪仔”。“猪仔”，单凭这个称呼，人们就可以想见他们命运的悲惨。把人当作“猪仔”，这也是帝国主义者奴役人民的一大罪证。

回来的这些“契约华工”，绝大多数在60岁以上，他们的神态、体态却比他们的年龄更加衰老。沉重的劳动，奴隶般的生活，在这些老人的身上、心上留下了累累伤痕。有的人已经双目失明，有的人双脚瘫痪，有的只剩下一只手，有的已经成了聋子。不爱说话是他们的共同特征。三四十年的忍气吞声的生活，使他们习惯了沉默，习惯了咀嚼痛苦，而不曾想到还有一天可以倾诉痛苦。

但是，踏上了祖国的土地，住进了敬老院温暖的房间，接触了那么多比亲人还要亲的接待员，一颗颗久被冻结的心灵融解了，在祖国的春风里融解了。

不是受黄金梦的诱惑，不是被好奇心所冲动，完全是旧社会的无情的生活鞭子，驱使他们背井离乡。60多岁的矿工廖洪，原来是广州一家小机械厂的翻砂徒工。1924年工厂倒闭，他只得瞒了母亲，将自己卖了7块港币。还有更多的人，遇上天灾失收，地主还要逼着要租，只得出去打零工，最后狠心将自己交给了“猪仔头”。

只等在“猪仔契约”上按过手印，接过那七八块港币以后，就成了失去自由的牛马，任人摆布，被编上组、编上号、胸前挂上号码，有的还被剃光了头。回来的这些华工中，就有名叫欧大、麦二、钟四、庞五、唐八、黄九、李十二、林十五的，很多就是从这编号来的。接着，被押解着，上船下船，上车下车。而上下车船的时间，都在漆黑的夜晚，为的是使他们忘却还乡的道路，将来想逃也逃不了。

契约上写得明白，契约华工必须为荷兰殖民主义者做足360个工，才能取得一张“脱身凭扎”，算是赎出了自己。76岁的老矿工杨凤才这样叙述了那段日

子：每天早晨4点多钟，锡矿公司的大鼓一响，我们就被轰起来冒着刺骨的海风，被迫洗完难以忍受的冷水浴，就无止无休地从深70米到120米的矿坑底下，沿着窄窄的跳帮把矿砂挑上来。一天挑不够8立方米到10立方米，就别想平安地回到工棚。稍微走慢一点，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皮鞋、皮鞭就不断落在你的身上。哪一天少挑了一点，挨打之外还不给记工，等于白做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只做360天就能赎出身来。多少人做了几年累得大吐血，甚至累死也没赎出身来。

“脱身”难道就自由了吗？

“脱身”，除了能稍稍增加工资外，绝不意味着取得了真正的自由。“脱身”之后，两手空空，只得继续做工维持生活。看一看这些老人带回来的“脱身凭扎”就会明白“脱身”并没有使他们摆脱奴隶的命运。矿工吴煜“脱身凭扎”的第一页上有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人胸前写着号码、姓名、矿场英文缩写字母，简直是犯人打扮。照片上的吴煜年轻有神，使人很难相信他就是现在在兴隆华侨农场那个衰弱不堪的老人。翻过篇，整整一页，是他从1931年到1955年的工作情况登记。其中栏目很多，有每日工银、赏钱、生病、犯罪、逃走、懒惰、违命、出外、食药、相斗、偷物、斗事、背约，等等。24年的记载里，吴煜只得过一次赏银，而生病、懒惰等等的记载却年年都有，越到后来的年份越多。这些记载就意味着扣工资、挨饿、挨打的次数越多。透过这几张薄纸，照见了契约华工凄苦的一生。

死神，无时不在这些已“脱身”、未“脱身”的华工身边巡逡。从那100多米高的跳帮上跌下来摔死，被砍伐下来的大树根压死，被疾病折磨死，被殖民主义者的鞭子抽死……据一个极不完全的统计，从1931年到1940年，到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在8万人左右。这些人能够活着回来的寥寥无几，大部分已为印度尼西亚的繁荣献出了生命，邦加、勿里洞的矿山，日里的橡胶园、烟园里，到处有他们的白骨。

不少华工曾经不顾死的威胁，反抗、逃亡。现在在广西的老契约华工李进才

记得，1922年，他所在的文岛锡矿场，大批华工逃亡。荷兰殖民主义者将矿区周围的铁丝网通上电流，使逃亡者都被电烧死。也还有一些华工感到走投无路而自杀了。老矿工黄亚华的记忆里，还留着那些悲惨的故事：“有一次，我们又被赶去洗冷水浴，洗完上来就少了三个工友，他们自杀了。”

也有人下过决心，狠命干它几年，积两个钱跳出这火坑。可是，工资本来就少，加上经过克扣、罚款，根本拿不到几个钱。最后，还有赌场、酒馆要吮干你最后几滴血。廖洪当初就是想挣钱养活母亲而卖身的。结果，37年，没有给母亲寄过1块钱，也回不了家乡。想在那里成家吧，一个结婚证要100元，生一个孩子要交25元，孩子长到16岁又要交30元，不然就逮捕，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啊！廖洪说：“我后悔呀，做梦也想回家乡，可是，我失去了自由，连勿里洋的街市都不能去。后来，我就喝酒、抽烟。在干活、挨打、抽烟、喝酒里过了37年！落得光身一人回国。”一个67岁的契约华工李盛，去南洋时家里有年轻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，原指望去干它三年五载，挣点钱回来养家。现在，总算回来了，妻子却早已去世，儿子如果活着也该45岁了，想去找他却连姓名都不知道。

这些老人家苦了一生，一到55岁，按照锡矿公司的规定一律解雇。解雇以后到哪里去呢？没有积蓄，没有依靠，回国又没有费用。于是，有的走进了华侨团体办的贫老院，也有的冒着生命危险，重新走进荒山，靠设陷阱捕捉野兽和砍柴种菜维生。近来，当他们决定踏破惊涛骇浪投奔祖国时，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还要收他们这样那样的税，连他们行囊里最后的半公斤胡椒，几颗治病的发冷丸都被没收。

这些饱经风霜的契约华工，有的已经回来两三个月了。不断有消息传来，说老人们已经爱上华侨农场的敬老院，说老人们常常关心农场的胡椒、咖啡长得好不好，说老人们已经变得有说有笑，说老人们常常念叨毛主席的恩情……看来，新生活正在慢慢平复他们的创伤。

然而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从海外不断传来迫害华侨的消息，杀害华侨的枪声，殴打华侨的木棍声，辱骂华侨的咆哮，可是有一个声音比这一切更响亮，那